

□不朽的丰碑

# 秋瑾全傳



長春出版社

不朽的丰碑

# 秋 瑾 全 传

陆 坚 孙秀华 何明春 著

长春出版社

(吉) 新登字 10 号

**秋瑾全传**

陆 坚 孙秀华 何明春 著

---

责任编辑：李凤岐

封面画：孙静茹

封面设计：王国擎

长春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长春市建设街 43 号)

吉林省吉新月历公司印刷分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1997 年 4 月第 1 版

印张：12 插页：2

1998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字数：290 000

印数：10 001—17 050 册

---

ISBN 7—80604—464—7/I·88

定价：18.00 元

## 内 容 简 介

秋瑾是一位奇才。她用才智和生命书勒的业绩，在我国历史上耸起一座不朽的丰碑。本书生动地描述了她短促而又充实的一生：在灾难深重的岁月，她蒿目时艰，从一个幽闭深闺的侠士，到一名振兴女界的战士；从一名拯救危亡的勇士，到最后成为一位以身殉国、世人景仰的烈士。本书还多侧面描绘了她豪迈而又多姿的形象：既写她是杰出的爱国英雄，又写她是普通的善良女子；既写她是勇武刚强的战士，又写她是文才横溢的诗人；既写她烈性如火的气概，又写她柔情似水的心肠。书中所写秋瑾那一幕幕富于传奇性的活剧，一场场充满战斗性的抗争，一次次饱含鼓舞性的讲演，一首首带有激励性的诗篇，以及那一席席情词恳切、意趣深长的谈话，即使在今天，也感人肺腑，催人泪下，启人心智，唤人警醒，促人奋进！



秋瑾像

祖國沉淪感不禁。閑來海外覓知音。  
金甌已缺總須補。敢惜犧牲作雄行。  
國犧牲敢惜身。且看國山萬里泉。  
嗟。驚零。萬里關心作離行。  
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泉聲自壁上鳴。

秋瑾手迹《鷓鴣天》

祖國沉淪感不禁，閑來海外覓知音。  
金甌已缺總須補，敢惜犧牲作雄行。  
嗟。驚零。萬里關心作離行。  
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泉聲自壁上鳴。

# 《中国历代才子传丛书》

## 编 委 会

主 编 喻朝刚 杨德宏

副 主 编 王占通 董辅文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占通 王长元 李凤岐

李庆皋 李焕荣 庐 山

陈凤和 杨德宏 杨子忱

张同义 喻朝刚 董辅文

选题策划 李凤岐

## 总序

中华民族已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

中华民族在广袤富饶的土地上，以其伟大的创造力、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凝聚力，创造了无可比拟的辉煌。刚健有为、刻苦耐劳、聪颖深邃、自强不息、英勇奋斗；不畏强暴的民族精神，在世界民族之林中闪烁着熠熠光辉。

中华民族以宏大的包容精神，创造性地谱写了灿烂的文化。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旖旎多姿~~的中华文化，是先民留给今人极为珍贵的宝藏，亦为世界文明作出了卓越贡献。它凝结着炎黄子孙改造世界的不朽业绩，包含着华夏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艺术家、科学家及各个领域先贤的丰厚的创造。其中，也包含历代才子（才女）们的特殊贡献。

才子（才女），是指有突出的聪明才智、在某一领域有特殊才华和特殊贡献的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两句诗道出了从先秦以来，中国历代“才人”后浪推前浪、灿若群星的态势。这些才子（才女）们，在当时推动和领导着某一领域的时代大潮，他们更为中华民族留下了永不磨灭的文化遗产。

《中国历代才子传丛书》将再现中国历代才子（才女）们的英姿、才华、业绩，以及他们一生所走过的道路，从而塑造出一批栩栩如生的中华民族精英的形象。

在当代中国，人们怀着强烈的时代感、现时的价值观与审

美观和面向未来的长远见地，去审视和发掘传统文化，去寻觅和探求时代脉搏与民族传统文化的最佳切合点，在迈向21世纪的征程中，为我们民族快速前进而不息地拼搏。中国历代才子（才女）们给予今人以不可估量的智慧和原动力。中国历代才子（才女）实在很多很多，《中国历代才子传丛书》仅仅遴选出一百位巨子，由一百位作家撰写，他们将尽心竭力，妙笔生辉，再现巨子风采。历史的使命，要求我们必须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以激励民族自豪与自强，以历代巨子精英们的精神激发民族奋进与奋进，用爱国主义传统推进中华民族的振兴与腾飞。这需要我们全民族的共同努力。时代需要各个领域率先世界水平的民族巨子。策划、撰写、出版这套《中国历代才子传丛书》的主旨就在这里！

## 目 录

蒿目时艰降世来	(1)
文武双全女侠怀	(25)
敢破闺训诗名著	(51)
草草婚姻恨难排	(74)
风烟颠沛遇知交	(105)
拟挽颓波作新潮	(133)
声动扶桑寻方策	(162)
拳拳相勉意益豪	(182)
再渡东瀛雄征帆	(201)
起誓入盟志弥坚	(218)
启蒙育才播火种	(230)
殷殷鼓动欲换天	(257)
运筹大举迎曙光	(291)
出师未捷愁满腔	(319)
正气浩然斗顽敌	(339)
巍巍丰碑千古芳	(361)

# 蒿目时艰降世来

福建闵县。秋宅。老榕树神情安详，仿佛在欣赏它那些谦恭而美丽的邻居。花儿，草儿，吐出清香的气息。园中各种各样的菊花，前几天曾与一场突如其来的风霜搏斗过，受了些皮肉之苦。经过养息，谢去枯萎的花瓣，生出了更具抵抗力的幼芽，又是一派生机盎然。

秋寿南望着窗外秀丽的景象，顿生赏花的兴致，对妻子单氏说：“今天天气多好，你看，园子里的菊花开得多美，真是千朵万朵争奇斗艳呀。我们去赏花做诗怎么样？”

单氏是前安徽候补县丞单良翰的长女。她自幼熟读诗书，颇有才气，更有赏花吟诗的雅兴，因而说：“如是甚好，我去准备一下。”

花园里摆好了桌椅，厨师做好了酒菜点心。一会儿，杯盏吃食一应俱全，单氏请秋寿南入座，又命使女另备上供之物，以飨祖宗，自己这才落座。一家人推杯换盏，饮酒赋诗，热闹非常。

秋寿南喝了点儿酒，面对眼前的景色，有些激动。他想到自己平日为公务所累，很少享受悠闲之趣和天伦之乐。随想到花谢了，可以再开，人呢，青春失去了，再也找不回来了。以

前，一直是在“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上做文章，而今，又对这诗的前两句“百川东到海，何日复西归”产生了很深的感慨。于是端起酒杯，举到妻子面前，说：“来，趁我们年轻，多喝几杯。”

单氏见丈夫与平时不一样，也像受了感染似的，脸上泛起了轻盈的微笑，满意的眼光流向对方，高雅地举起杯。

忽然，单氏双眉紧蹙，手捧腹部，急忙起座回房。仆妇使女面色惊惶，乱了手脚。单氏告诉她们，自己是要临产了。使女们这才定下神来，赶紧烧好了参汤让单氏服下。

单氏腹痛时急时缓。秋寿南站在产房外不时望着窗户。那院墙外巨大的榕树，把它繁茂的枝叶探入墙内，伸向产房的屋檐下，似乎和院落的主人一样，欲听房中的动静。房中，灯光闪动，人影绰约。忙乱的脚步声，断续的传话声，以及孕妇的呻吟声，传到窗外。突然，一切声音戛然而止。又隔了一会儿，传来的是一声格外深长而又矫健的啼叫。

一个新的生命来到了世间！

这带着矫健啼叫声初来人世的就是本书的传主——秋瑾。这天是1875年11月8日，即光绪元年十月十一日。

这期间，秋家正在经受着双重感情的冲击，有喜又有忧。喜的是肄业于杭州紫阳书院的秋瑾父亲秋寿南，1873年（同治十二年）乡试中举，从此，他就有了做官的资格和机会；忧的是秋瑾曾祖父秋家丞1874年（同治十三年）在江苏邳州知州任上去世。此前他历任江苏奉贤、华亭、砀山、东台、兴化、江宁、江阴、上海、元和、吴县等知县。秋家因遭此变故，才在一年多以前从浙江绍兴搬到福建闽县。而秋瑾的同胞哥哥秋誉章，则是在绍兴都泗门外老浒桥故居出生的。

秋寿南在听到婴儿的第一声啼叫的同时，也听到几个仆妇异口同声的惊叫：“是个小姐！”

他的心突然一沉。仆妇急忙向秋寿南报喜：“恭喜老爷，生了个千金。”

秋寿南不等她把话说完，径直逃跑似的走开，边走边说：“有什么可喜？生了个女的还来报什么喜？……”

单氏把孩子放在自己的身旁，然后侧身面向孩子躺下。她奇怪地问：“老爷怎么一直没有来？”

王妈欲言又止。单氏看她那难于开口的样儿，忽然明白，不再问了。半个多月后，单氏能下地走动了。一天，刚刚上床想睡一会儿，忽听外面一片寒暄声，原来是单氏的嫂嫂下奶来了。

王妈急忙让座，但客人却搬了一张小凳子坐在单氏床边。

王妈忙抱过孩子，单氏说：“是个女的。”

嫂嫂说：“女的不是正好？第一个男的，第二个女的，你真会生，寿南一定很高兴吧？”

单氏黯然。

嫂嫂诧异说：“怎么，他不欢喜？”

“孩子来到世上快20天了，他只来过一次，椅子还没坐热，起身就要走，好像根本没生孩子这回事。我问他给孩子起什么名字，他只扔下‘闺瑾’两个字，就出去了。他从来没对我这样，难道生了女孩，就下贱了不成？”单氏说着眼泪差点儿流出来。

嫂嫂看着小姑可怜兮兮的，便以万事看透的口气排解说：“哎呀妹妹，这点事还值得难过吗？寿南不来，也许是因为忙，男人么，不要拴住他，放手让他干事。就算他对女孩没兴致，孩子大些，他也就喜欢了。”

单氏说：“做女人的也真难，孩子生得不对男人的心意，也要被冷落。老天爷把女人的命运握在手里，任意摆弄。可怜这孩子，将来不知命运如何？”……

福建和浙江像并肩而、立面向大海的两位友人。两省都地处祖国东南海防前线，是门户省份。两省的海岸线都很长，从地形上看，用“犬牙差互”来形容，也许不为失当。这样的地形，造成这里的人民对海的依恋，对大海性格的崇拜。飘洋过海，寻找新大陆的志向，对这里的人们来说，只是有否付诸行动的问题。两省都处于亚热带，水网密布，温暖多雨。因此，这里的树木，终年绿意绵绵，而且盘根错节。最具地方特色的，是大榕树。它给人带来生命的活力，特别炎然的盛夏，它便成了人们享受清凉的天然巨伞。

省会福州，是东南沿海大城市之一。地处闽江入海口。由福州出发，沿闽江上溯数10华里，就到了闽县。从地名看，闽县倒更让人联想到一个大都市的源头。虽说到了福州就等于到了闽县，但人的心态却有别：最明显的是，小城的年轻人把大城理想化，存在一种想冲出去的躁动和欲跻身于大都市的不安分。

这种不安分，到了19世纪末叶，上升为投身出洋、留学，寻求更广阔的发展天地的热潮。这便是1840年（道光二十年）帝国主义用枪炮轰开中国紧闭的大门以后，在人们心上激起的矛盾冲突和痛苦反思的外现。内地的人们没有深刻的体会，是因为没有那种不幸，没有经历过那种在欺压与反抗之间、落后与先进之间、封闭与开放之间备受煎熬的痛苦。生活塑造着人们的意识，而某种意识一旦形成，就使性格服从于它的指挥。

秋瑾变革意识的萌芽，正是植根于这样的不幸。闽县水路陆路交通十分便利，省城的信息几个小时之内即可到达。海内外的奇闻政事、异物新潮，往往先达首倡，风传目睹。后来秋瑾全家虽因其祖父、父亲任所的变化，搬到福建南部的云霄、厦门等地，但那些地方与闽县的自然、社会环境相差无几。因此，刻在童年秋瑾脑海中的是时代风云变幻的画面，那些画面

的中心构图，是鸦片战争以后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人们心态的急剧变化。秋瑾的父母和家庭，也因这种环境而与一般人家有了一些区别。比如他们使孩子们多领略一些大自然风光、多呼吸一些新鲜空气，让他们的耳朵灵敏些，让他们的视野高远些。特别是，给女孩从客观上提供了与男孩受同等教育的机会。秋瑾童年所生活的环境，培养了她十分可贵的变革意识。

秋氏家族的历史也是十分久远的。

绍兴，福船山，位于山阴常禧门外十多公里。秋瑾的祖宗们世世代代在那里劳动生息。务农是他们的职业，勤劳是他们的信条。据秋瑾的异母弟弟秋宗章说，搞不清到了哪一代，有兄弟二人，在过睁眼睛的生活中，感到不满足，不甘于走祖辈的老路。于是，他们常到村里私塾去偷听。稍识一些字，便借本旧书，不管是在牛背上，还是在田垅头，都津津有味地读着。那时读书是背地里进行的，因为老人们不承认庄稼人读书是走正路。秋宗章描述了这样一幅图画：夜晚两兄弟捉了一些萤火虫，放到有孔的袋子里，等老人们都熟睡后，他们借着萤火虫的微光看书习字，苦学到深夜。

一次，他们的秘密被父母发现了，坚决制止他们说：“我们秋家是干农活的命，你们应该一心扑在干活上。别人读书能当官，你们读书没有用，趁早扔到一边，免得耽误莳弄庄稼。”

儿子说：“当官的难道是天生的吗？陈涉是种田的，还称王了呢；傅说是给人造房子的，还被起用为相了呢。”

这两兄弟似乎真有些天分。其中一人居然考上了秀才。这在多年出不了一个读书人的乡里，自然是一件让人刮目相看、大长亲人志气的事。更重要的是，秋家变革意识在增长。

走惯老路的人们，不相信新路好走。可是，一旦新的道路、新的生活展现在面前的时候，他们也会有激动、有欣喜、有向往。秋家开始相信读书了。东汉以后，秋家的观念完全转变了，

走上了读书仕进的道路。这一转变的契机是，秋瑾的始祖秋君在学而优则仕的路上走得好，官至会稽郡守。

一旦认准，代代相沿。自东汉以后，秋家为官的人很多，且多是正五品以上，如秋瑾的父亲秋寿南中举以后，亲自在《乡试录》中填报家世表里写道：“始祖君，东汉为会稽守，载郡志。”“始迁祖当，宋文帝时为中书舍人，载司马通鉴朱子纲目。”秋瑾的高祖秋学礼于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中举人，之后在秀水（浙江嘉兴）任教谕。曾祖秋家丞，1813年（嘉庆十八年）中举人，任邳州（江苏邳县）知州等职。祖父秋嘉禾，1865年（同治四年）中举人，任台湾鹿港厅同知、福建云霄厅同知、厦门海防厅同知。父亲秋寿南，1873年（同治十二年）中举人，历任台湾抚院文案、湖南郴州、直隶州知州、常德湘乡及湘潭厘金局总办、桂阳知州。

光阴荏苒，秋瑾已是四岁。

1878年（光绪四年）冬至过后的一天，秋瑾全家跟随她的祖父秋嘉禾赴其任所。

这一年的四月，秋瑾的父亲秋寿南为秋家丞服孝期满，到厦门海关谋生。秋瑾的祖父从1876年（光绪二年）6月开始任台湾鹿港厅同知，此时被改派到福建云霄厅任同知。所谓同知，是辅佐知府、知州的官，正五品，分掌督粮、缉捕、海防、江防等。为什么秋瑾的家不搬到厦门而到云霄？大概因为秋瑾的父亲是属于少年得志，暂时还没有独立的理家经验，加之几辈聚居是那一时代，特别是封建大家庭的习惯。

秋瑾依稀记得那次搬家途中的主要场面。她静静地观察山容水态，倾听人们的长言短语，并努力辨别好恶。她完全被远近的景色吸引住了。有时，马车在平坦的大路上奔驰，两边黄黄的菜花、绿绿的稻田、静静的池塘、亭亭的桑树，都很

快抛在后面。有时，一条大河横亘眼前，马儿勇敢地踏入水中，几乎淹没脊背，马却仰起头，毫不犹豫地前行。车子上用一些东西垫得高高的，车夫站着驾车，秋瑾跟爸爸、妈妈和哥哥、妹妹安然地坐在行李上面。那情景，即使初生之犊，也会感到惊心动魄。还有一幅画面也使秋瑾难忘。当车儿在宽阔的大路上飞奔时，面前一座葱翠的高山，像要挡住去路。然而沿着逐渐上升的山路转过半圈以后，忽觉一片光亮。原来，前面出现了一望无际的水面。从山腰眺望，它静得神秘，平得如镜，亮得耀眼，片帆只影逐渐消逝在天边。秋瑾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竟张开小小的双臂，欢呼起来。她那忘形的神态，使车上的人都不约而同把头转向了她。而她，又似乎陷入了遐想之中。她想到那船儿消逝的地方，想去天边看看。可惜还没等她从遐想中醒来，车子又改变方向，走上了一条浓荫蔽日的路。不知为何，这一景象常常浮现在她脑海中，而若干年后，竟无比清晰起来，使她心动，使她振奋。每当提到祖国，她总会联想到那明净的水面，那水边葱翠的青山。祖国，在年幼的秋瑾心里，就是那青山隐隐、绿水迢迢的形象。

秋瑾的少年时代，阅尽东南春色。因为她的祖父、父亲就是在地方衙门中流转，在沿海地区徘徊。东南地区的山水胜境，陶冶着她对大自然、对祖国的感情；西风东渐的时代潮流，影响着她思想脉搏的跳动；鸦片战争以来，东南人民抗倭逐寇的历史，砥砺着她的勇气和意志；东南地区可歌可泣的先人们的献身精神，教给她鄙视怯懦和狭隘。

云霄。秋嘉禾任所。全家住在官衙内。

云霄不是世外桃源。它在福建省南部沿海，地近广东。那一带，自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1842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广州和约》、《南京条约》以来，已成为外国侵略